

我们为什么读小小说

任晓燕

一个小细节,一个小契机,一个小幽默,都能在小小小说里表现得惟妙惟肖,这是作为平民化、大众化、世俗化的小小小说的魅力。

在信息时代特征日益明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读小小小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小小小说不是时代强音,不会振聋发聩,一呼百应。但小小小说这种文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萌芽初绽至今,发表园地从寥寥几家纯文学杂志,发展到有数百家报刊开辟了小小小说栏目,每年发表总量多达两万余篇。小小小说为什么在文学式微的今天仍然能被广泛阅读?究竟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的读者?我认为有下述五个原因,也可以说是小小小说的五个方面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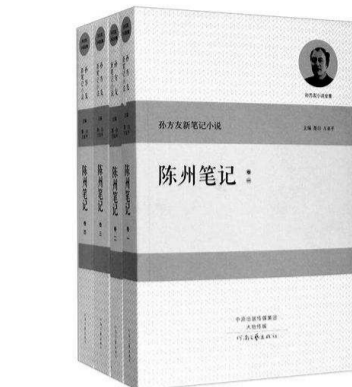
一、小小小说的节奏与现代生活合拍。小说阅读快捷简明,又不失小说故事的完整,能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新鲜的审美愉悦。日本有一本书风靡一时,书名《短小轻薄的时代》,是探讨松下电器的创业之路的。细想这个“短小轻薄”并不简单,就拿小小小说来说,千余字的篇幅,短短几分钟时间即可读完,可是每篇优秀的小小说里面都蕴藏丰富的生活哲理、人生内涵、情感力量等。现代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支配下,生活节奏很快,很难抽出大块的闲暇时间去阅读,即使是数量不小的文学爱好者也只能在午休时或等车的间隙,走马观花式地读完一两篇小小小说。在这种社会生活节奏下,题材丰富、言简意

赅的小小说就成了许多读者的首选。

二、小小小说极为丰富的信息量与“信息时代”不谋而合。小小小说由于篇幅短、创造快捷,反映现实生活异常敏锐,并因此具有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新闻性”。一个社会热点,一个新的观念,一个重大的改革事件,在别的文体还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小小小说就已经捷足先登遍地开花了,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几乎在第一时间,小小小说创作就冒出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篇章,把灾区老百姓抗震救人、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给以生动真实的艺术表达。其他方面的社会热点题材,诸如民生、反腐、环保、婚恋、打工等等,在小小小说里都有精细的描写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小小小说题材领域所涉猎和传达出来的丰富的信息量,文学理论家牛玉秋概括为“三新”,即:新闻、新鲜、新奇。可谓一语中的。

三、小小小说是面向世俗的大众化精神食粮。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来说,小小小说是平等的、非教化的文化快餐。中国主流的严肃文学,也称纯文学,重视“文以载道”,沿袭了“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传统,就是娱乐性的作品也要讲究“寓教于乐”,洋溢着浓郁的说教习气。著书写作以深沉厚重为上品。而小小小说由于篇幅所限,与生俱来没有这种厚重,作家汪曾祺说:“要求小小小说有广阔厚重的历史感,概括一个时代,这等于强迫一头毛驴去拉一列火车。小小小说作者所发现、所思索、所表现的只能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主要指的它和老百



姓贴得最近。长篇小说的厚重和小小说的清淡,对应了读者的“小众精英化”和“大众平民化”。长篇小说可以写成波澜壮阔的史诗,而小小小说是把重大的社会问题融进世态人情,以平民的视角去领略瞬息万变的感情。一个小细节,一个小契机,一个小幽默,都能在小小小说里表现得惟妙惟肖,这是作为平民化、大众化、世俗化的小小说的魅力。

四、小小小说的民族化是它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元素。小小小说是时尚的文体,在我国,小小小说文体的成熟还不到30年。但它又是从我国的古典文化中孕育而生的,它的上源是南北朝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还继承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古典文学的传统。当代小小小说的民族化首先表现在它的价值取向和题材取向上。在小小小说的民间叙事中,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百姓传说等等,所占的比例极为可观。有些成就卓著的小小说作家,甚

至把小小小说的民族化演绎到极致,如孙方友的《陈州笔记》、杨小凡的“亳州人物系列”等,通过塑造一系列由民族文化浸润出来的、具有东方民族气魄的人物,再以传统笔记小说重故事、重传奇的风格予以表现,很受读者欢迎。作家聂鑫森从传统的、源远流长的“琴棋书画”中挖掘了大量的素材,奉献给读者上百篇古色古香、格调高雅的散发着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小小说。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也广为称颂。

小小小说的民族化不仅体现在“写什么”,即选材方面,更体现在它的审美趣味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精神素养常常作为小小小说的立意,可以看出与我国影响广远的笔记小说一脉相承。小小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向“故事”回归,增强了可读性。

五、小小小说的“闪光点”与读者的“兴奋点”产生了持续的互动。小小小说的创作过程、心理机制与长篇、中篇小说完全不同。小小小说可以说是灵感的产物。长中篇小说需要严谨的拼图构思和创作提纲,以及情感积累与哲理思考。而小小小说常常是一闪念的心灵火花,一个顿悟、一个联想。评论家吴秉杰先生甚至提出:小小小说是一种“闪光的艺术”。小小小说的“闪光点”和读者的“兴奋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就形成了在心灵、精神层面上的互动和共鸣。

小小小说作为新兴的文体,尽管起点不高,门槛很低,但由于在以上五个方面契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逐渐发展成阅读时尚,从而大行其道,从无序走向规范,从粗糙走向精致,成就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灰衣简史》:形式探索将为小说突围出新途?

刘小波

李宏伟的小说书写向来与传统的技法远离,在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中,将小说的技法追求到极致。

李宏伟的《灰衣简史》是一部极具哲思与情理的新作,作品一直在思考着形而上的问题,不管是灵与肉,欲望与爱,还是逃离现实追寻乌托邦,抑或是死亡的终极叩问,都有这样的意味。仅从小说的故事与主题来看,明显与传统小说风格差别不大,甚至主题宣示得更为直接明了,直接将小说要批判的东西摆出来,比如叙述者不断跳出来发表议论,比如旁白部分的众声喧哗与控诉,都是如此。但是从结构与写法来看,作品又有很多突破。这明显是一种技法与主题的错位书写。作品在形式极具创新色彩与挑战性,也算的上部烧脑之作,神秘、深奥、晦涩、先锋,阐释难度大。《灰衣简史》最大的价值就在形式上的一些新变,开篇用“欲望说明书”这样的形式,套用戏剧的结构,由多声部共同发声,采用互文书写等等,在故事层面也显得与众不同,用影子的故事来展开叙述。关于影子的故事,很容易滑向关于自我认知的焦虑表达,一种主体的身份焦虑,沉重的肉身与影子的关系,其实也是灵与肉的象征,作品还为身体的部件定价,重新定义黑暗、光和影子,寻找事物的原初之美等,都是一些开创性的书写。

《灰衣简史》掺杂了两种明显的互文文本,一种就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说明书,只是将说明对象换成了几乎无法言说与阐释的欲望;另一种是沙米索的小说《彼得·史勒密尔的奇怪故事》,小说讲述彼得·史勒密尔因为穷困潦倒,和魔鬼交易,出卖了自己的影子,换来可以生金币的幸运袋,但幸运袋给他带来金币的同时,也带来厄运。《灰衣简史》也就是在这两个维度展开书写,即欲望的说明书的形式和个体出卖影子的故事。小说延续彼得·史勒密尔出卖影子的故事,影子是人的附属之物,交易之后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副作用,进而书写每一个人面对“欲望”而拿到的一份欲望说明书。另外,小说还有一种隐性的互文结构,那就是与戏剧这一文体的互文,无论是主要人物、故事大纲,还是小说结构、主题表达,都与戏剧密不可分,将“人生如戏”的古老命题再度进行演绎。

小说的故事主线看似淡化其实经过梳理还是较为清晰,青年戏剧家王河试图导演一部大戏,为了寻求经济上的赞助,出卖自己的影子,而与他交易的人,也曾出卖了自己的影子。由此引发了关于影子交易所牵涉的人和故事。表面看起来是书写了两位甘愿出卖自己影子达成目的:冯先生出卖影子获取大量的金钱,王河出卖自己的影子为了导演一场理想化的戏剧。但是最终会发现,这些

线索都汇集到了一起,这些人都是出卖了自己影子的人。

恒常的主题在小说中一再浮现,但作家营造了奇特的空间,这与李宏伟的诗歌写作对小说的塑型不无关系。诗人气质的李宏伟在写小说的时候将诗性思维以及象征隐喻、陌生化等具体手法融入其中。主要故事架构影子交易这一事件本身也具有很深的象征意味。文末又有一种寻找世外桃源的桥段,在某个花园里,有大家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人们排除万难蜂拥而至,滑向乌托邦的书写。如此种种都指向小说一种不同寻常的写作。灰衣人、影子、神秘花园、死亡、戏剧等都可看做是小说的“意象”。

《灰衣简史》很明显有着鲁迅作品的影子,似乎是《狂人日记》和《影的告别》的结合体。形式上很多创新,疯癫、梦魇、呓语,借助戏剧这一载体,来导演自己的人生,将人生在舞台上不断演绎。文本充满着象征手法,各种意识、思维、心理活动、臆想、梦呓轮番出现,表面来看甚至有些杂乱无章,需要经过二次叙述的梳理,才会理出一些头绪,这明显是作家故意拉长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对一般读者而言明显有不适应的地方。那这样的作品究竟价值几何?这又会将小说引向何方,末路抑或新途?近几年来,长篇小说的书写很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书写策略,一种是高产高出,不断重复自我,小说深受简

化蛀虫的侵蚀。另一种是多年磨一剑的书写,不断探索新的小说技法,比如路内、霍香结、吴亮、东西等。李宏伟显然属于后者。李宏伟的小说书写向来与传统的技法远离,在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中,将小说的技法追求到极致。

《灵的编年史》《七步镇》《念头》《应物兄》《四象》《地方》等作品都显现出这种新变,这些文本的话题效应也更多来自其形式上的新变。这些富有新变化的小说与一般小说相比,最为直观的是往往没有连贯的时间,没有清晰的故事,没有中心人物,甚至没有传统小说的文体特性。同时,在小说对生活 and 生命的探索上,也更进一步,似乎想直抵生活的内里,这些都体现出一种技法更新的尝试。进入2020年,这样的作品越发多了起来,比如路内的《雾行者》用几个碎片化的故事完成长篇小说的叙事,吴亮《不存在的信札》更多的像是一个批评文本。李宏伟的《灰衣简史》使用了较为晦涩的说明书写法和戏剧结构。还有很多小说在主题上没有多少改变,都是文学所包含的恒常主题,战争、历史、成长、日常生活、女性等主题,但是在形式上也出现了诸多变化。而形式的变化是最值得关注的,文学艺术本身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就是内容,这些新变虽微妙,或许会将小说带向一种新的发展路径,这不得不引起批评家们的关注。